

悟道法師：剛才開義師說，我們講完課，利用一點時間跟大家講一下，起腔，接腔，送腔，叫我示範。其實這個我一個人也不能示範，因為這個是我做維那就不能做悅眾，做悅眾就不能做維那，這個是要大家搭配的。現在我們起腔、送腔，沒有說明，大家還是不容易理解。縱然你做給他看，他如果是細心的人，他好學的人，他會體會。孔老夫子講，好學。好學就是這個學習，他用心去學，深入的，面面觀去學，這個叫好學。好學，他就能深入，好學就能深入。如果不好學，他不能深入，他粗心大意，他觀察不到。其實就是說我們學習，別人是三分，自己是七分，這個是最重要的。就是說，我們對於學習這個東西，基本上我們興趣有幾分，跟我們學習深入成就的方面來講，是成一個正比例。如果你喜歡，你去學習，再笨拙，他也學得會。如果你不喜歡，不想學，那再聰明的，他還是不會，他沒興趣。

所以古人在《禮記》上講，「只聞來學，未聞往教」，這個學習的態度非常重要。以前老和尚在圖書館常常給我們大家開示，他說學習的成敗關鍵，百分之九十七是在態度上面，你是什麼心態來學習的；方法只佔百分之三，他說頂多不會超過百分之十。比如說我們以前學講經，有《內典研學要領》，這些方法而已。這些方法它只佔百分之三，頂多百分之十；百分之九十、九十七是在於態度上面，你用什麼心態來學，是不是真想學？所以為什麼只聞來學，未聞往教？來學就是說，我們去求學，表示我們有這個心要去學，你才會來。如果老師到你家去教，未必那個學生他要學，他未必要

學。或者勉強給他拉來，他不想來，勉強給他拉過來，那也不是他心甘情願，這樣他縱然學了，也沒有心得。這個就不是我喜歡的，我都不想來，但沒辦法，勉強，這個他也學不到東西。所以在《禮記》講，「只聞來學，未聞往教」，就是說學的人他自己來。

所以這次「三時繫念」，老和尚又給我提出這個原則，你就在這裡教，不要到處去跑，你跑到人家那邊去，人家未必會有這個心來學。而且我們去，常常去，他就不會尊重你，我叫你就來，不會尊重你。所以老和尚他這次又特別跟我提醒這一句。大家總算來了，總算有這個心來到這個地方，所以跟大家講解講解。其實我自己也沒有什麼好教大家，只是大家互相學習，這是真話。

這個原則，大家也要了解，以後你們也要教別人，這是一個原則。你看來學的人，他能夠得到多少？都完全看他的心態。他有沒有意願要學？好學。如果他好學，他再怎麼樣，他都可以學得出來。你看回去那個莊學師，我沒有去教他花鼓，也沒有一個人特別去教他，他就是喜歡，在家就喜歡花鼓，他自己喜歡的，他怎麼學他就不累，到處問人，自己練。其實他也不是很會敲，以前在家的時候敲得也是不好，但他就是很有興趣，很喜歡那個，他就很用心去問人家，怎麼敲怎麼敲，他就自己很用心。他有興趣的，他就學得會，他喜歡的。如果他不喜歡，心不甘情不願，給他硬拉來，他學的就有限。所以只聞來學，未聞往教，這個不管學習世間的學問，還是出世間的佛法都一樣，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心態。

所以我剛才講的這個就是，回到我們剛才那句話，其實就是說，我們現在學了，我們去做一個示範，那有心學的人，他就看你示範，他就學去了。你不用再跟他講，你已經表演給他看，他真用心，他會去注意。沒有心學的，他坐在那邊，他胡思亂想，一下看東，一下看西，一下想這個，一下想那個，看了半天，你再怎麼表演

，他還是不知道。你從這個就可以看出，他有沒有心要學這個東西，沒有心，你硬要勉強他學，學不來，這個也勉強不來。所以這一點，我想你們應該多少都有點體會。

我學法器，也不是我心甘情願的，說真話，也不是心甘情願。因為我出家就是要學經教，現在我到實際禪寺很多人學經教。我說你們來這裡幹什麼？學經教。我說你現在經教學得怎麼樣？我就會問問他們。我說我跟你們一樣，我以前出家我是要學經教，不是趕經懺的，被環境所逼，沒辦法。你看老和尚他學經教，他就是很堅持，他不學這個就不學這個。他不是不會，韓館長叫他上台做一次「三時繫念」，他唱得荒腔走板，因為他老人家知道，他老人家智慧很高，他如果唱好了，那就沒完沒了了，不得安寧。所以唱得荒腔走板是夠難聽的，韓館長說，師父，你下一次不要上去，你唱得夠難聽的。然後叫老和尚來灑淨，他就走錯邊，要這樣順繞，他就這樣繞，師父，你錯了，以後不要你上去了。當時我在看，師父在裝的。徒弟比較笨，都很認真學，學了，你非上不可，那就你上，就這樣。

所以我也不是心甘情願，說真的，不是心甘情願。但是後來我是想，自己調整心態，既然環境是這樣，日常法師講，要遷就環境。你心不甘情不願，這個也不是不好，這個也是佛門當中修行的一個方法，是被人家錯用，弄成賺錢的工具，去趕經懺。其實創立這個經懺，祖師大德的原意，他也不是叫你去趕經懺，他是叫你修行的。那這錯是在人，不是在祖師，不是在經懺。後來我就這麼想，所以我再調整一個心態，這個也是一種修行，我們應該好好來學習，就這樣調過來。不然一開始我們也是不想學。

因為以前聽經，聽老和尚講，不要趕經懺。日常法師說，那個經懺就去下海了，墮落了。因為一出家，本來我在家的時候，人家

都不會叫我。頭剃那一天，你剃頭了？來，引磬給你，現在是你的事情。都不會，因為不想學。然後碰到了，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，老和尚要講經上台，本來居士他們去敲引磬就好好的，那我頭一剃，就非我上不可，他們就不上了。他說你是法師，應該你上，因為你以前沒剃頭，我們上，現在他不上了。老和尚，好，你要來學。沒有人教，我就拿錄音帶，以前圖書館女眾師兄唱的，又不清楚，聽她在敲的，學得很辛苦。每一次唱讚，都唱到荒腔走板，跟閻瑞彥居士，他也不會唱，我也不會唱，唱「開經偈」念到一半，念到一半就調跑掉了，跑掉念不下去了。老和尚說：好了，好了，就這樣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坐在那裡，也是夠不好意思的，那麼多人。後來覺得說，這樣也不行，剃了頭了，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，這個要學。所以老和尚就去請祥雲法師來教，教我們這個法器。日常法師說，不要教太多，你教太多，他就去趕經懺，只要教早晚課就好了。後來學個早晚課，講經的時候「開經偈」、念佛迴向，就學這個。夠了，夠了，這樣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。

後來到圖書館，館長，那可多了，大蒙山、小蒙山、燄口、普佛、拜千佛懺，全來。那個時候也是心不甘情不願，後來我也不會拜千佛懺。過年，老和尚說要打佛七；館長說，普佛。老和尚，打佛七；普佛。打佛七，普佛。後來老和尚說，好，普佛。普佛，不會拜，叫瑩空師教，她又不教。老和尚就拿拜墊，這個拜墊，比較小的，拿兩個。來，她不教，我們自己來，擺在這裡，他一邊，我一邊，就這樣拜。我被搞得，就是我要學經教，怎麼變成這個樣子？又要拜千佛懺。後來說好吧，那不教，師父既然都已經拉我到佛前去拜了，不學也不行。後來每一年過年都要拜千佛懺，三千佛。我一個人敲維那，六個小時，第一天拜一千零五十三，東西單都要拜，東單唱，西單拜，西單唱，東單拜。不可以說一邊拜一尊，偷

懶，不可以，兩邊都要拜。所以以前我當維那，敲到這個都打結了，敲木魚、當維那，拜三千佛。學了這些，後來我又開始調整了，千佛懺其實也不錯，我說這個如果能夠繼續拜下去，消業障也很快。每一年拜三天，身體都放輕鬆，一天拜一千拜，又念佛，又拜，流得滿身大汗，排毒，不錯，可惜只有拜三天。像我們現在拜個三百天下去，我看業障消得不少。都隨時要調整，不然你怎麼辦？老和尚都拗不過她，那我們又能怎麼樣，是不是？所以要調整。我是建議大家，你是什麼心態，我就知道了。但是如果像我這樣，心不甘情不願，還是要調整一下，還是來面對一些學習。但是我們調整過來之後，對修行會有幫助。

學這個東西，就是要有一個意願，還有興趣。在沒有興趣當中，我自己是培養自己的興趣。就是說這個東西，你這樣愁眉苦臉心不甘情不願的做，倒不如我們換一個心態來做不是很好嗎？換一個歡喜心來做不是很好嗎？你歡喜也要做，你不高興也要做，倒不如我們調整自己，我們就調整自己，調整自己的心態來學習。所以在這些年，我也是這個因緣，所以對這些地方有點體會心得，給大家做一個參考。

我們一般唱念，這個唱念其實也是一個法門，特別在我們淨土宗，這個唱念、法器、節拍，它就是幫助我們修行的，也是非常重要，而且要非常講求。以前老和尚他是偏重講經說法，他比較沒有太強調法器方面，後來我看了夏蓮居老居士的《淨語》，才知道古來祖師大德對唱念、節拍、法器，都很講求，因為這個幫助我們心定下來，共修的時候，幫助我們心定，攝心。你法器敲的好，大家心容易定下來，攝心；敲不好，大家心都很散亂。我們做了這麼多年的「三時繫念」，到現在我們還是不夠標準。所以現在你說我能夠去教人家嗎？這個話是太誇張了。只是說我們做了這麼長的一段

時間，有一點體會，提供給大家做個參考。目前也只是這樣而已，距離祖師大德的標準還很遠。

我們基本上就是維那起腔，悅眾要接腔。比如說，我們起爐香讚，爐，那個尾音，悅眾就要接了。現在很多人他不懂得接腔，那維那就很辛苦，他起腔，又要包接腔，又要包送腔。我們一個讚，或者是念經念完，維那就要比較提前一點，他先停下來，他要準備接下去，他要再起腔。這時候悅眾，就是木魚，還有其他敲法器的，包括其他清眾幫腔的，這個都是算悅眾，你要送腔，而且還要幫腔，幫助，幫助維那來唱，不然一個人太累、太辛苦了。如果悅眾大家懂得接腔、送腔、幫腔，那維那就比較輕鬆，這樣法會做下來就比較不累，大家互相合作。

我剛才起這個就是「爐」，這個尾音大家就要接了，不要等到維那看大家不接，那只好「香」他自己念，是不是？大家不接，他總不能一直爐下去，對不對？「爐」，大家那個尾音就要接了。「爐」，大家就要「香」，接那個尾音就是香接下來。我們常常做法會，都是大眾，敲法器的，沒有人跟他講，他也不知道，大家都呆呆在那個地方。維那呢？有的氣比較短的，「爐」，停一下，「香」。氣比較長的人，那還可以，就是說我起腔，然後馬上趕快接著再唱下面，一般都是要接腔。我來起，讓大家接。「爐」，太慢了。我這樣起到哪個地方，大家就要接？「爐」，你要接那個尾音，「爐香」這樣接下來，接那個尾音。「爐」，「香」，再提前一點點。

好，現在換你們起腔，我來接腔。開義師起腔，「爐」。你再起一次，「爐」，「香」，爐那個尾音你就要接了，不是香。再一次，「爐」，爐香。大家一起來，再起：「爐」，「香」，那個鳴大家也要接，那個叫接腔。你念那個香，那個就是字，這個字跟腔

大家知道怎麼去區別？爐，出來這個是字，鳴下來，這個叫腔，這樣大家懂嗎？懂不懂？懂，那你是要接這個腔。你下面再來這個香，香是什麼？字，你是接字，不是接腔。你接的地方不對，你要接腔，懂不懂？懂。「爐」，我那個鳴，那個尾音你就要把它接上去，接那個腔。不是等到爐，香，你香再出來，你不是接腔，你是接字。現在大家都是接字，不是接腔。懂不懂？懂。現在是不是這樣，大家都接字，不懂得接腔？腔是這個字，你一出來「爐」，鳴下來，那個就叫腔，一出來，那個叫字，叫字正腔圓。那個京劇都是講求這個，戲劇都是講求這個，不但京劇，戲劇。不管黃梅調，什麼調，都是講求這個。你字不正，腔不圓，那唱得還能聽嗎？中峰國師編的讚那麼好，我們把它唱得那麼難聽，對不起他老人家。是不是這樣？所以要接腔。再一次，「爐」，「香」，對，這樣就對了。「爐」，我們要接著他的尾音跟著鳴，「香」這樣下來，叫接腔。不是等到那個「香」，那個叫接字，不叫接腔，這個要懂。每一個讚都一樣，講一個都知道，不要每個講。

送腔，「摩訶薩」。我們念香雲蓋，我們來送腔，你起「南無香雲蓋」。「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」，念二遍就可以，第二遍就可以煞板，「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」。那個接腔就是薩，悅眾就是要薩，二，三，四。「摩訶薩」，二，三，四，那個四拍一定要到，不要薩，一下就薩下來，太快。「摩訶薩」，二，三，四，那個尾音要拉到四拍。這個拍子就是一板一眼，一板三眼，就是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再加上七星板。一板一眼，一板三眼，這是固定的四拍。所以那個尾音還是要有四拍，不能減少一眼。不是在趕經懺，趕經懺，減少一眼，二眼都好，能省即省。我們這是共修的，「摩訶薩」，你們要接，你們不要在那裡看我。維那是「摩訶薩」，維那可以先休息一下，尾音給悅眾去送。

誦經也是一樣，誦經，「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」，維那在這裡就可以薩，就可以先停下來，最後面一個尾巴再悅眾去送。大家練一下，「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」。現在都是維那在送腔，悅眾、大眾大家不懂得送腔。我來當維那，你們來送腔，「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」。大家送完了，維那讓他喘一口氣，你不要讓他又送腔，馬上接著又要起腔，那大家搭配就沒有搭配好。「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」，這個腔送得稍微長一點，讓維那喘一口氣。它就是一個銜接，讓它不要中斷的意思，就這個空檔，送腔就是說它把拉長一點，就是讓它不要停頓下來。如果沒有這樣送腔，維那自己要送腔，又接著他馬上要起腔，現在大部分都這樣。「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」，這個時候就是尾音快結束了，維那就起腔。我來送腔，你起腔。「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」，「佛說」這個銜接要接的順。。

我看佛光山他們這個唱念，他們也在世界各地很受欣賞，為什麼？他們很會表演。我們的內涵，是有專修的這樣的一個內涵在，佛光山他有他們的特色，味道當然不一樣。但是接引一般人，就很多人喜歡。像美國洛杉磯淨宗學會的陳會長，他就喜歡佛光山的，「三時繫念」也是請佛光山法師去做。但是他們有一些我們可以學，有一些不用學，有一些比較不是像修行的，我們就不用學。有一些地方，像接腔、送腔，字拉音，自古以來都是這樣的。這個我們就要多留意，可以參考。所以他們誦《彌陀經》，誦《彌陀經》，佛光山誦的，我看誦《彌陀經》，我去買了很多錄音帶來聽，誦得很符合我們修行標準的，現在我還沒有看到。但是一般有誦得比較好的，有誦比較差的，各有特色，各有千秋。佛光山他們誦《彌陀經》，他有他們的一個腔調。但是這個誦經，新加坡有個法師，他也重誦，我在十幾年前買了一個，那時候音比較清楚，現在再去買，好像聲音都跟以前聽的不一樣。



佛光山他們錄的，就是他有他的韻味，他有他的腔調，但是他誦的經，沒有高低音，就跟我們現在一樣。以前館長常常就批評我們誦經沒有高低音，舍利弗，都是舍利弗，那我們怎麼學，也學不會。後來大眾大家就是舍利弗，這個大家比較會念，我們就遷就大家，不然我們念的跟大家就不整齊。佛光山他們念的是比較有韻味，但是沒有高低音。新加坡那個誦的，他一部《彌陀經》誦下來，就像唱歌一樣。他也不是像唱流行歌，但是他有那個譜，就是什麼？他男眾唱高音，女眾唱低音，這樣搭配，一句一句，這樣合起來；再加上錄音師，他去調，這個要錄音師去調，然後配木魚聲，那一部《彌陀經》念下來，你就是真的像在極樂世界，他念的就是讓你感覺到極樂。我們現在念《彌陀經》，好像苦不堪言，舍利弗，好苦，什麼極樂，痛苦不堪，苦不堪言。這樣念經，大家還會想去極樂世界嗎？大概不想去了。所以誦《彌陀經》，誦《無量壽經》，起碼要誦得讓人家感覺很快樂，大家才想去。念得愁眉苦臉的，你還會想去極樂世界嗎？「無有眾苦，但受諸樂」，你現在都感受不到。所以大家唱念，這個也是要講求的。我們不管有興趣、沒興趣，反正現在遇到了，當一天和尚就敲一天鐘，就學！我們總是多學一點。

所以這個唱念就是起腔，送腔，我們《彌陀經》，「南無蓮池海會」，現在大家聽我起腔，送腔，我來包。「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」，「佛說」，這個因為我一個人唱，沒有辦法從最尾端的尾音就接「佛」。應該是要悅眾送腔，送到那個尾音，維那就要接那個尾音，那個尾音還沒有完全停下來，就要「佛」，一起腔，尾音就停了，那個叫送腔，維那再起腔。「佛菩薩」，「佛」這個要接下去，要銜接下去，不要停頓下來，不要有中斷。「佛菩薩」，「佛」，這個時候維那就要起腔接下去，悅眾就要送到這裡，維那接下

去，悅眾就可以停下來，這個叫送腔，送。好，我來送腔，你們起腔，「佛菩薩」，「佛說」。「佛菩薩」，這個快沒有的時候，「佛」就接下去，就壓磬，就接下去，這樣就銜接起來。

「娑婆訶」，現在我們接，這個當中以前明訓法師教我們是要有一拍的空檔，不能太快。我們現在「娑婆訶」，「南無蓮池」就下去了。應該怎麼樣？「娑婆訶」，有一拍。「娑婆訶」，有一拍。我們現在一般當中沒有一拍，我們都是很快，當中沒有一拍的銜接，就是「娑婆訶」，「南無」，現在都是這樣，是不是這樣？「娑婆訶」，「南無蓮」，是不是這樣？現在是不是這樣念？那個當中就沒有一拍了。因為包括我們自己道場也是，早期是我們學的，我們比較清楚，他們後來都不知道。他們也不問，我們有時候也沒有機會去講。講了，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？也不知道。講了，他不接受，也是白講，那就乾脆不要講，就各唱各的，高興就好，大家歡喜就好，就這樣。如果他來問，像你們有這個心來問，我才跟你們講一下。如果大家不提，我自己在這邊講了半天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聽？你不想聽，我在這邊講累得要死，你在那邊坐著聽也累得要死，你累，我也累，不如我們去玩，那不是大家都皆大歡喜，何必自找麻煩，是不是這樣？所以這個「娑婆訶」，訶，「南」，訶那個一拍。「娑婆訶」，「南無」，就是訶，那個就是一拍。現在我們有時候很快，「娑婆訶」，「南無蓮」就是太快，就是你當中也要有個空隙，這個下午我們大家互相調整一下。

學生甲：這個唱腔是不是接蓮池會，我速度就不是那很快？

悟道法師：其實現在我聽你們敲法器，都沒錯。

學生乙：維那怎麼唱，我們就怎麼敲。

悟道法師：現在只是說速度，速度有快有慢，速度也可以加到相當的快，但拍子還是一樣。速度一個讚你唱個二十分鐘也可以，

但是他拍子還是一樣，他只是唱的慢。古時候的人，在叢林，他唱的是比較慢。比如說一個「爐香讚」，我們現在五分鐘，古時候要唱十分鐘。一個「戒定真香」，我們現在唱十分鐘，古時候要唱二十分。一個「彌陀大願」，可能要半個小時。現在我跟大家講過時間的問題，以前是農業社會，大家時間比較有空閒，所以他時間安排就很長。講經之前，要先念一個講經的起止儀，那個念下來就大概半個小時了。古時候農業社會是可以，現在我們工商業社會，大家時間很緊張，我們安排這個課程都是有個時間限制。如果我們照古時候那樣念下來，我們一時就念到九點了，你說這些人他能參加嗎？你影響到整個常住他的作息，是不是這樣？所以要拉腔，當然我也知道要怎麼拉腔，一個讚拉半個小時都可以，那我們一場下來做到天亮去。這古時候。所以現在有些人他在觀念上，他還是調整不過來。像莊行師他們在古晉，他們就念的比較慢。那是還可以，但是也不是很恰當，因為他們「三時繫念」五點做，做到十二點。唱個讚，他就很慢，他說古時候就是這樣。沒錯，問題你時間有沒有那麼長？有沒有古時候的人時間那麼長？沒有。唱到十二點，大家收拾好一點多了，第二天早上又趕快起來做早課，大家就很疲勞。做下來，恐怕沒有法喜，要生煩惱，生煩惱了。這個就是不知道變通，一成不變，要因時、因地、因人而有所制宜。

我們現在，我就跟大家講過，我說我們現在定的這個時間，我們要去遷就這個時間。所以我們每個讚，一部經，佛號念多少，這個時間都要分配好好的，不然我們第二時，連上廁所都沒有時間。我們第二時只有休息二十分鐘，你再拖一下就剩下十五分鐘，那你再拖一下就沒有時間了，不用下去繼續做，你就要憋尿，是不是這樣？是這樣，本來就是這樣。所以我們現在為了遷就時間，本來是定什麼？說三點開始，我們說做到五點，我們晚上做晚一點。後來

不行，我本來是打算不想吃晚餐的，因為過去我們做「三時繫念」，也常常不吃晚餐的。我本來打算，我們就休息半個小時，餓了，頂多吃個餅乾、喝個茶，我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這樣下來大概九點多，也不會太晚，不會影響常住的作息，是這樣。

後來老和尚說要我去吃飯，他一定要等我上去吃，他老人家在那邊等，我能不去嗎？後來才調到二點半。剛好也碰到四川是二點二十八分發生地震，這次法會前面幾個七，好像特別替他們做的。前面這十個七，好像替他們超度，這佛菩薩安排的。後來調到二點半，後來傳師就講，不然我們第二時就休息二十分就好了。我說好，那只好這樣。第三時我們做到六點十分下去，最快也要六點十五分。老和尚他原來是六點吃晚餐，現在為了等我們，他也等到六點十五、二十分，他就在那邊等，你能不去嗎？所以我們現在要遷就這個時間，沒辦法。

所以我們現在那個讚，就是說，因為你要掌控這個時間，所以你那個速度，就要從速度去伸縮，速度跟佛號去伸縮。佛號，我們一般就是說，如果現在念，你速度不太慢，你轉板之後，再算十輪，就是二十一句的六字佛號；轉板，就是四字的佛號，然後你再算二十一輪，就是一百零九句，符合那個課本的百聲，我都這樣計算。所以你們在念，我都有用手指在算，每個人念幾句，我都算。本參法師他有時候念九句，有時候十三句，有時候最多念十九句。每一時我都在算，你六字的念幾句，四字的念幾句，我都在算，我都掐指頭在算。我現在是定這樣的一個標準。本參法師，那幾天他們上，他們拖板，後來我就不要講，他念少也好，不然我們沒有時間，他佛號再念長一點，那我們大家統統不要休息了，他的木魚拖板。這個我們只好要遷就時間。

所以昨天我聽了敲鐘鼓的人，我一直要求他們，你們不要只會

敲一種速度，你要敲到可以快、可以慢。他只敲一種速度，他就是那個速度。好像開車，我們開車有時候快、有時候慢，你不是只有定一個速度，就是這麼快，不是這樣的。你有時間，你就可以慢一點，沒有時間，你就快一點，你要這樣才有彈性、才有伸縮，不然就不行。所以現在敲鐘鼓的人，他不會，他速度只有一種。所以我跟學師講，慢的你也能敲，快的你也能敲。他們敲快的慣了，你叫他慢下來，他不會敲。他那個敲下來就不是花鼓，叫亂七八糟鼓，是不是這樣？我有沒有講錯？講錯就跟我糾正一下。

昨天我聽，鐘鼓快，鐺慢，有沒有錯？都沒有錯，只是速度不一樣。現在我們就是說鐺是上板，是帶的，鐘鼓他也是在帶的；木魚跟鈴下板，是跟你們的，你們快，我跟快，慢，我跟慢，是帶的。現在帶的就是說，你要以鐺為主，還是以鐘鼓為主？如果鐘鼓為主，鐘鼓快，我們大家一起要跟著快，不然他快，我們慢，那這個敲不是不協調了嗎？如果要以鐺為主，那大家都要跟鐺的速度。我講的是這個原則。現在有的人喜歡快，有的人喜歡慢，現在你喜歡快跟喜歡慢，大家先放下，我們先遷就這個時間。像本參法師他們敲的時間都會拖，還有居士林他們也是，敲的都會拖。所以下來，時間都不夠了。第一次居士林上場，拖了二十幾分鐘。我說，不能這樣，這樣拖下去，老和尚在那邊等了四十分鐘，等我們吃飯。所以我就跟維那講，你這個時間要控制好。我們現在定的時間，我們所有的法器、速度、佛號這些，大家都要去配合我們現在定的這個時間，大家後續的時間才不會受到影響，才不會影響整個常住作息的時間。所以這個時間大家要掌控好。

現在你們來敲算是掌控得最理想的，就在速度上。所以你們學敲花鼓的，學鐺鈴的都一樣，有時候速度快，有時候慢。速度快跟慢，其實跟維那起腔也有相關。維那有時候起的腔，維那是在掌控

，如果維那覺得這個時間要快一點，他起的腔就比較快。如果他起的比較慢，那就是這個有時間，可以念慢一點。比如說，「爐」、「香」，快板；慢的，「爐」，可以拉，有時間，大家好好的來拉腔。沒時間，就沒辦法，你等一下要休息、要吃飯，這個腔拉下去，大家都不用吃飯了，都不用休息了，那不可以的。有時候趕時間，有時候我們去殯儀館，去送葬，去火葬場，只有十分鐘，你維那就要「爐」、「香」就要快，不然再給你拉腔下去，他就不用去火化了，就別人佔去了。台灣那個火化場生意很好的，都排隊的，有的都排得很晚。所以真的現在變成趕經懺。